

## 香粽情

又是一年端午佳节，又是一年粽香扑鼻，和家人聚在一起包好粽子后，我又把第一锅给马大爷送上门去。在我家里，每年端午都要给父亲的老同事马大爷送去些粽子，马大爷也会亲自上门，端来热气腾腾的粽子。家人亲切地把这些礼尚往来的粽子称为“马爷粽”。

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地包、送“马爷粽”，这其中其实还有一段故事哩：1978年春夏之交，父亲在工作中忽然晕厥过去，当时在身边的马大爷等几名同事一起把父亲送到医院里。紧接着，父亲几天几夜昏迷不省，家里人感觉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。几天后，父亲终于醒来，但半个身体却从此失去了知觉。医生告诉我们：父亲以后的人生道路只能在轮椅上走过了。住在医院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，从一开始的探望不断，到后来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，我们做子女的，个个倍感悲恸。转眼间，端午节就要到了，可家里人一点包粽过节的心思也没有，大家都在为父亲而伤心垂泪。

端午节这天，忽然传来敲门声，我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马大爷，手里还端着一只大铁锅。母亲

立即把马大爷迎进来，马大爷揭开锅盖，一股浓浓的粽香顿时飘逸而出。“有粽子吃了！”妹妹拍着手叫道。望着热腾腾的粽子，父亲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马大爷赶忙掏出手绢，一边安慰父亲，一边为父亲擦拭泪水。他们两个人真挚的同事情，令我们一家人无不暖彻心扉。吃着马大爷带来的粽子，我感觉比以往吃过的任何粽子都要香甜……

“叮咚——”我按响了马大爷家的门铃：“马大爷，过端午了，我代表我爸我妈，给您老人家送粽子来了！”“小胡，谢谢你，你爸身体还硬朗吗？”“托你的福，老人家红光满面，身体不错。”我把“马爷粽”放下，正准备回家时，马大爷叫住了我，硬把单位发的江南粽塞给我两包：“这是正宗江南的粽子，让你爸也尝尝鲜！”看着马大爷慈祥的笑容，我不禁感慨万千：每年一锅“马爷粽”，成了我家和马大爷几十年的友谊的见证。古代屈原空有一番报国志，却不得不含冤而亡，现在我们吃粽子，不仅为了怀念屈大夫，更是为了感谢这来之不易的好生活！

胡瑛（山西太原市委党校）



## 端午被遗忘的那抹绿

潮湿微凉的大雨天，趁着雨势渐缓的当儿，撑一把小花伞，像赶赴一场自由的约会，信步便往最爱的小区公园溜达。

雨水抚摸过的榕树叶，翠荫荫连绵如云似霞；抱成一团的绿化竹，枝叶浓稠宛若少年刚刚沐浴过的长发，发梢犹滴滴地挂着晶莹的水珠儿；石径中间的缝隙以及两旁夹道簇拥着的葳蕤野草犹如泉水喷涌，比平地更为葱茏茂盛，几天不见，已经淹没脚踝；蛙鸣鸟叫此起彼伏，蓬蓬勃勃泼洒着生命神秘鲜活的气息；一株体态丰满有点像栀子的植物，密叶间悄悄探出一朵芳馨的四瓣白花……

撑伞独行，冰凉脚底腾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热流，直冲头顶，竟有一种想流泪的感动。时近端午的静寂雨天，一群不会说话不会走路，或高或矮或艳或素的植物朋友们，以它们低调的静美，高调的生命力，无声而强烈地染绿了我的灵魂。

街上已有端午的粽子出售，报上陆续刊出关于龙舟、屈原、粽子、思乡类的文字。关于端午，人们的主题永远围着食物与自己的活动打转。似乎从没有人在意过那包粽子的箬叶、羽子叶；那软糯的米，那随手折来，插在门框上的

艾叶、菖蒲；那缝在精致香囊里的香草药材；甚至制作龙舟的巨大木材……人们一惯地忽略了它们，自顾自地进行着形式大于内容的狂欢。

有谁曾认真握过一颗植物的“手”，尤其新长出的嫩叶，或雨水洗涤过积淀的尘埃之后，触碰那些绿色的肢体，柔软干净仿佛就是朋友的手，清凉中透着温暖。

植物养活了我们，而我们对这些纯真善良，美好脆弱的朋友，心底是否怀有哪怕一点点的感恩与尊重？我们享用它们的果实、氧气、绿荫、木材、花朵、蜜粉，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同时却如此放肆随意地对待它们。砍掉一颗无辜的大树，就像拍死一只蚊子那般没心没肺。这个社会急功近利迫切发财的人群越来越庞大，最明显的表面现象就是植物们生存的圈子越来越逼仄，而人类的周遭环境则越来越残酷。

采着箬叶、吃着粽子、熏着艾香、插着菖蒲、戴着香囊，划着龙舟，植物才是端午节当仁不让的主角。如果你真的热爱低碳绿色生活，那么就不该让那抹绿远离心灵的家园，最终乃至它们远离我们生活的家园。

作者 张春羊  
整理 刘润雨

## 艾蒿香里忆端午

“端五不插艾，死了变个老鳖盖。”远离家乡很多年了，每年端午节来临，我都会想起家乡这句有趣的俗语。我的家乡地处中原，常年干旱，不适宜种植水稻，乡民以面食为主，过端午节没有包粽子的习俗。记忆中，有钱的人家才去集市上买二斤猪肉和几个粽子，过个肥节。家乡缺水，自然没有锣鼓喧天的龙舟赛事。家乡的端午节，虽然没有江南的精彩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。

进入农历五月，乡邻渐趋繁忙，大麦摇头，小麦泛黄，都等着收割上场。端午节的前两天，很多乡邻就在地里忙乎了。劳作的空当，就互相询问着，端午艾准备好了吗？如果谁要回答“我都忘记这回事了”，肯定要被打趣：想下辈子变鳖吧。打趣过后，友好地告知，谁家谁家艾蒿买得多，去分几棵回来。早些年，端午艾不用买。村西头有座“娘娘坟”，据说那里很久以前埋过一个进过皇宫当过“娘娘”的女子。不知是不是沾了“娘娘”的光，附近的一块荒地，杂草茂盛，其中就有成片成片的艾蒿。叶子绿葱葱又泛着点白光，很喜人，足够全村人家插屋檐用。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还要用碎布头给孙儿缝个香包。香包里面包的就是剪碎了的干艾叶，芳香无比。勤快的老人，还要扎几个艾蒿笤帚，用来敲打床角旮旯，边打边说“一年一个端午节，艾蒿单打青帮蝎，白天不准门前过，夜里不准床头歇”。后来村里挖水塘，把盛产艾蒿的荒地占用了。再过端午节时，村民就需要去集市上买艾蒿了。记得维持多年的价格是一毛钱两棵，两毛钱五棵。我读小学三年级后，母亲就把买艾蒿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有一回，我绕远路上学，发现邻村有块艾蒿地。为了省下两角钱买本心仪已久的小人书，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做贼的冲动。

那天放晚学后，我瞅瞅四周无人，溜进邻村的艾蒿地，割了六棵，还连泥带根地挖了两棵。然后猫着腰，沿着干涸的水渠往家狂奔，还好，一路都没撞见熟人。怕严厉的父母看出眉目，我没有把艾蒿带回家，而是埋在屋后的菜地里。埋完后，我就吹着口哨回家了，心中有着不小的得意呢。第二天，母亲让我赶集去买艾蒿，我跑出去玩了一阵后，把菜地里的艾蒿取回来，插在屋檐下。并骗母亲说，我熟识卖艾的，讨要了两棵活艾。从此，那两棵活艾就名正言顺地落户我家菜地，来年端午节时已胤成一大片。我家屋檐、猪圈都插遍，还用不完，送了邻居，换了人情。

读初三那年，我心血来潮，割了几把艾蒿，去集市上卖了几块钱哩。回来时买了只卤鸡，啃鸡翅膀时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手没洗净，总感觉有股艾蒿味。

吴长海（江苏江阴市南华中专）



端阳，照旧下了一场雨，城市里簇拥着的孤单楼宇，皱了一下眉头，角隅里的泥土，闭着眼感受雨水浸湿了皮肤，过了好久，才恍然忆起一道绿豆色的河水，以及那伴随着急促鼓点的龙舟，在驭水飞驰着……

